

田螺

李凤仙

“小小宝塔五六层，和尚出门慢步行。一把团扇半遮面，听见人来就关门。”这首儿歌说的是田螺。

小时候，一看到田螺，我就会蹲下看半天。水田里，沟渠里，到处都有田螺，它们憨憨地，非常认真地活着。田螺的身体奇特，不仅奇在“骨包肉”，还奇在它的壳，很有艺术范，像龙卷风，像小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冰淇淋。田螺的壳是护身甲，也是庇护所，硬邦邦的，结实。有些田螺爱打扮，浑身披挂绿茵茵的青苔，行走时，仿佛一团青苔在蠕动。刘禹锡游洞庭湖，在日光下看到清幽幽的湖中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山，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青山，碧水，银盘，青螺，哪一样不让人欢喜。

有些田螺素面朝天，青铜色的外壳，典雅中泛着古意。看田螺开门，走路，真觉得它会化身为田螺姑娘。

田螺生性胆小，不轻易开门。我有时蹲着看，蚂蚁偷袭了我的脚踝好几次，我都忍着，终于等到田螺悠悠开启团扇一样的门。我屏息凝气，动也不敢动，让田螺觉得我是一块石头，或者一根木头柱子。田螺渐渐敞开那扇门，门板被高高举起，像举着盾牌一样。那只胖胖、短短的触角伸出来了，颤颤巍巍，是一个温婉的倒“八”字。再看田螺的吸盘，肥肥糯糯，饱满润滑，像在牛初乳里滚过。那只吸盘

不紧不慢地蠕动，田螺在旅行了。

田螺活得敞亮，去哪里，都在软泥上留下深深的足迹，像地图上的山河界线，这个“行程码”真是清晰明了。别看它慢腾腾的样子，倘若你不小心弄出动静，它就会警惕地闭上门。不过，田螺的门是单扇的，闭合时颇有些诗情画意，先是团扇门缓缓下降，再犹抱琵琶半遮面，稳稳当当盖严，仿佛盖住了天大乾坤。田螺大门一旦关紧，任你敲打，任你摇晃，它也不会再打开。

我常常趁田螺关门时，快快地把一根哈希草伸进去，它的大门一关，哈哈！哈希草被夹住了，我一提草，田螺就被我拎着跑了。你不开门嘛，我就这样吊着你。一路拎着，田螺一路随着我。我把它放在水田里，耐心等待一会，它又慢慢开门，我把哈希草拿出来，田螺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或行走，或静静伏在泥上，是不是正在对我生气，我不知道。

我曾把田螺养在瓷脸盆里。田螺在盆里呆着，仍是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，仿佛小小面盆就是广袤的原野。披挂青苔的，果然是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；素颜的，像沉思者。有时，它把大门敞开，在盆里四处闲逛；有时也如同小猫崽一样，缩成一团，翻倒，滚开，把脸盆碰得“叮当”响；还有的顽劣得很，贴在盆壁上，像小孩冒险攀岩——我原先一直以为它文静，没想到它也会疯玩。



田園 李海波 攝

法拍房

史良高

朋友方君邀我去看江景，却带我来到了一处别墅。别墅围墙的黑色铁栅栏上忍冬如瀑。院子里，紫薇、紫藤、栀子开得正欢。鹅卵石铺就的甬道两旁，卧着一尊一尊麻灰色大理石架，那是摆放盆景的花台。这样的院子最适合配瓜子黄杨、小叶紫檀、金枝玉叶和黑松，可现在花台上除了残存的盆景印迹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“这是谁的府邸？”我问。方君看着我说，我的呀！方君素来喜欢开玩笑。瞧他那副神秘的样子，我说：“敲门啊！”方君没有敲。没有敲门的方君倒是伸出拇指在门前的电子锁上摆划了几下，只听“咔哒”一声脆响，门就开了。

我的眼睛顿时发直，盯着方君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方君诡秘一笑，做了个姿势：请！

“这里原是茶吧”，方君指着左方一间精致古典的屋子说。我伸头看看，除了从天花上垂下来的三盏优雅别致的水晶灯，里面空空荡荡。再往里走就是一个视野浩荡的厅。方君说，这里是客厅。可如今，客厅里空空如也，唯独装修华贵的几方玻璃墙还在折射着昔日富丽堂皇的光芒。踏着螺旋形豪华楼梯登楼，每踩一级阶梯，脚下都是半月形做工考究的绒垫。健身房内，跑步机静静地蹲守一隅，一台小巧的女式静音脚踏运动车是那么的乖巧伶俐，多功能训练器和电动按摩椅上搭着运动衫、吊带裙，让人看了难免顿生遐想。棋牌室的麻将机上，麻将堆得有些乱，地上也撒落得星星点点。一间一间卧室的门敞开着，床没有了，柜子也不见了，唯独大包小包用床单裹着的衣物堆放在地，缝隙中有旗袍的袖口与枕头的一角在探头探脑。走向卧室的宽敞阳台，抚栏远眺，旖旎美奂的江景山色尽收眼底。每间卧室都带有气派的卫生间。主卧墙上的电视、电脑桌上的电脑已荡然无存，可豪华典雅的梳妆台还在。梳妆台边精致典雅的柜子里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化妆品、香水、保湿水，台上有东倒西歪的口红、眉笔，已经发硬的化妆刷，盖子打开的BB霜、面膜盒、睫毛膏与化妆棉。许许多多的“牙膏”与造型各异的玻璃瓶，有的打开过，有的尚未拆封。方君说，三楼还有衣帽间、桌球室、桑拿室、儿童乐园，要不要去看看，我说不了，找个地方坐坐吧。方君就带我进了书房。

书房没有书桌书柜，撒落一地的书刊在彰显书房的孤寂与落寞。一只有些年头的花瓶碎了一地瓷片，是主人有意为之，还是不小心碰翻在地？我轻轻叹息。方君告诉我，这是一套“法拍房”，拍卖前，屋内所有高档贵气的红木家具和名牌电器都已变卖抵债。因为儿子一家不久将从纽约回国发展，所以提前竟拍下了这座空屋。原来的房主据说是个老板，之所以栽了，有人说他太贪，除了实体企业，还进军房地产，参股金融。有人说他太色，花甲之人，还置了好几套别墅，养了好几个小三。当然，这些都是道听途说。但是，经营不善，企业破产，债台高筑，又与黑社会有些瓜葛，原以为，有了银子就能摆平的事，没想到白花花的银子也会黯然失色，最终还是进去了。这是真的。

旧时雨

朱王芳

梅雨天，就像那发霉长毛的豆腐乳，黏黏糊糊的。墙上，手一按就是一个水印子；地上，脚踩上去“吱吱”响。我喜欢雨天，大人们可以在家歇歇脚，孩子们放假了，也可以团在家里，盘腿翘脚各做各的事。

奶奶捉住我，让我坐在门槛上不要乱动，给我梳头。我的头发像那鸡窝，奶奶稍用力，我就疼得叫唤起来。几只鸡婆，呆在屋檐下的柴火堆旁边，毛湿了，它们扭着脖子啄着湿漉漉的毛，很安静的样子。门前粗而密的雨点，铜钱一样“啪嗒”，落在地上。门前的杨树叶儿被雨打落不少。菜园旁的那棵木槿正开着花，紫色的花瓣丝绸一般光滑。上学、放学时，我都要摘一朵。唉，我真想冲进雨里，摘一朵，让奶奶给我戴在头上。我扭扭身子有些着急起来，生怕花儿让雨打光了。

“三奶，抽牌子哦。”一个像砂纸打磨过的声音，低沉而暗哑。我和奶奶吓了一跳，扭头一看，原来是胡半仙拄着桐油伞从后门钻了进来。胡半仙，矮胖的身子，喜欢装神弄鬼，看屋基、迁坟掐日子的活都可找他。

奶奶递给他一个竹椅，让他坐下来。“来，花妹，来抽牌子，看你找个怎样的好婆家。”胡半仙把伞靠在鸡窝边，一屁股坐在竹椅上，脚下滴下一洼水。他抖抖索索从挎包里掏出一摞牌子，朝我挤眉弄眼的。奶奶用红头绳把我的辫子绑好，收起梳子，对我说，“花妹，这闲着没事，你抽抽牌子。”

我装模作样地从那些花花绿绿的牌子

里抽了三张，汪瞎子眯着眼睛，仔细端详起来。哎呀，花妹。我紧张起来，把牌子抢过来，一个穿长衫的人儿正在读书，另两张都是男人在干些粗糙的活儿。胡半仙一本正经地说，三奶，你孙女是女孩男命啊，将来不在家做鞋绣花的。奶奶笑着说，这哄小孩的，算不得数，我也只想她将来婆家离我近些，多回来看看我。

我对奶奶的话有些愤愤然，找婆家还是很遥远的事儿哩。我看了那个书生模样的画片，心里有些欢喜。我就喜欢读书，韩老师多次和母亲夸我，说我是个念书的料，不要荒废了。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县城里去读书，爸爸厂子里的那些女仔穿着白裙子，背着书包，仙女一样。我有些急躁起来。奶奶，我到花屋去戏(玩)了。

从后门几脚就到了花屋场。我家是第一个从花屋搬出来的。老屋仍是我的乐园，堂姐妹们十几个，天天麻雀一样闹着。桂花姐在天井旁纳鞋底，我搬个矮凳，靠她坐下。“花妹，你怎不去和她们戏啊，她们在二伯家躲猫。”桂花姐今天把两个长辫子盘在头上，光洁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，嘴角上翘着，桂花姐真好看。“我喜欢看雨，你看这天井里的雨，好看。”

雨有些小了，雨丝像堂姐的丝线一样，从天井四周垂挂着、摇摆着。姐，你出嫁的鞋都做好了吗。桂花姐对我笑笑，花妹，将来你出嫁时，不会做鞋，我帮你做啊。桂花姐的手工那是没话说，她绣的鞋垫，各色的花样，荷花、菊花，连木槿花她都绣进去了。每次那个货郎来的时候，她各色的丝线都要买些。年轻的货郎看桂花姐的时候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拨浪鼓也摇得更欢。

雨渐渐停了，沿着滴水的瓦檐向上望，四方的天空，湿漉漉的云朵渐渐消散了，老屋亮堂了。

